

踐踏於沙漠的日子

打從那一段日子未來之前，我就開始懊惱了，心理的雨季一直延續著，日子滾滾而來，又簇擁而去，要來的終歸要來，對已成事實，我除了接受別無他法，你會說過的我踏出的已不止二、三步。又得去適應一個新的環境，對我——一個初出茅廬，混身稜角的女孩——是困難的，好奇怪，在新環境總有「Foreign body」的感覺，或許是我不够社會化吧！

你來信總說想像不出我這這吊兒郎當的人，穿起護士服是何樣子的，其實除了掩不住走路的囂張和嘴角那絲滿不在乎外，我和其他護士並無兩樣。

一向我就是一無所有的，除了驕傲，但現在我却連驕傲都不能擁有；一隻美麗的孔雀除了羽毛還有什麼呢？被拔光了羽毛的孔雀連一隻麻雀都不如。

相信嗎？在經幾次受傷後，我已不再嘗試錯誤，而學會了保護自己——披上一層虛偽的外衣，（雖然掩飾天性不見得是虛偽），當下次再見面時，你將會驚喜於我的成長，但我懷疑你是否還會認得出我——一隻被拔光了羽毛的孔雀。由一張白紙變成了黑點斑斑的紙，由一顆多稜角的石子變成了圓滑的石子，我不知道這種改變是可喜？或可悲？如果說這是成長必經的過程，那麼成長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。

天天面對著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我的感覺已近乎麻木，一個病人的死，對我不會比一隻螞蟻的死，換來更多的眼淚，別說我無惻隱之心，事實上，同樣是動物，同樣是生命，你不能希望一個高等動物的人類能在我同情心的天秤上佔優勢的。

總擺脫不了把周圍的人當作「Animal」的感覺，總改不掉那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玩世不恭的態度，雖也會希望能在白色的沙漠中當個施水者，但你不知道的，一個這樣的女孩怎適合？何況她本身又是一個跋涉在沙漠中的旅客！

那天，有一位垂危的病人對我說，說我是一個善良的女孩子，我聽了不禁一愕，但隨之我即捧腹大笑了，爲了我竟然「Play」的這麼成功，可是最後我的笑聲却凍凝在老人枯澀的眼眶中，聰明的你，該知道我的成功是多麼的不堪一擊。

對一個全身都是缺點的人，突然加上一句讚美，那不是幸福，而是負擔。

我不想欺騙別人，更不想欺騙自己，事實上，我並不偉大，也不善良，你知道的，我是既懶於付出，也懶於得到的女孩子，設有南丁格爾的胸懷，而披上白衣天使的外衣，對我實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

僅只跋涉了一季，我已精疲力竭，而未來之旅途却仍遙遠，心理的雨季一直延續且泛濫著，如果我告訴你我已舉步乏力，我知道，你的回答將是：你踏出的已不止二、三步。而我對已成事實，除了接受，別無他法，但我仍忍不住想問你：

跋涉於白色沙漠的日子何時才能完了？

簡介約翰克利斯朵夫

林文通

舉世聞名的和平主義者羅曼羅蘭以「約翰克利斯朵夫」一書榮獲一九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。

羅曼羅蘭的文學生涯是以關於古今音樂的批評和鑑賞開始。他所著的傳記均是描寫偉人一生與命運的奮鬥，表揚他們堅忍的意志和大無畏的精神。羅曼羅蘭在這部書中，敘述了一位天才音樂家顛沛流離的一生。從他呱呱墮地看到「黎明」時候起，直至他死時看到「新的黎明」爲止，其間情節起伏，把這位主人公疾擁向前，洶湧不絕。

我們說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時候，一點兒也不覺得是一個虛構人物的經歷，而似我們自己已經有的，或者是定會有的經歷和行動。它就像人生本身那樣地直接而簡單，因爲人生是簡單的，若是我們探索到它的真理的話。

約翰克利斯朵夫生於萊茵河區的小鎮上。他父母的婚姻並不美滿，父親曼希沃是官庭樂師，母親露意莎本是個厨娘。克利斯朵夫雖在十歲時才聽到貝多芬的音樂，但在很小時即對音樂表示興趣。音樂上的才華使他父親視之爲搖錢樹，強迫他每天坐在鋼琴上練習指法，他一直反抗，直到他的祖父米希爾帶他去一次歌劇後，小小的心靈整個陶醉，從此決心做一位作曲家。

克利斯朵夫十五歲時，他那位酗酒、放蕩的父親不幸身亡。看到橫臥的人生劣敗者的屍骸，克利斯朵夫深深感到：「人生是一場無休止無憐憐的戰鬥，一切都不能與死的惟一事實爭長論短。凡要成爲無愧於人的名稱的人，必得與破壞生命的暴力，作不戰的戰爭。」

克利斯朵夫不久覺悟到自己的天才，他混身充滿著震撼生命的創造力，在極困苦的環境中，憑著自修，諄諄不倦的學習，同時他那誠摯公正的本性亦趨成熟，却又與鄙俗古板的德國傳統格格不入。在他爲當地一家雜誌所撰的樂曲及音樂評論稿中，時時流露出他對舊傳統的反抗與不滿。在音樂方面，他永遠持著嚴謹的態度去追求及創作，而且對於一件音樂作品，他總是摒棄作品以外的任何入爲的因素，而對其本身端作公正率道的批評，因此他遭受很多嫉妒和陷害。他終於和雜誌編者鬧翻，並將稿子投給一家社會主義者辦的報刊，這舉動大大地觸怒公爵，就此他失去官庭的資助，除了一位退休的音樂史教授彼得舒茲還頗賞識他的樂曲，朋友們已都不同情他了。克利斯朵夫二十歲時，一次歌舞之際，因一位鄉下姑娘而與一群喝醉的大兵發生衝突，酒店內的一場搏鬥使他不得不離鄉背井，逃亡巴黎以避牢獄之禍。巴黎充滿各色各樣的人，有世界人類所有的各種社會，有今天的人，

也有過時的人：文學家、藝術家、音樂家、新聞記者、猶太人、銀行家、貴婦、妓女……在那裡克利斯朵夫開始以教授音樂維持生活。在巴黎那一段生活最慘澹，他不辭艱辛竭盡所能，仍未達到願望。多少次斷了食，還勇敢地跟饑餓戰鬥，漸漸地，勝利和光明對他翹首微笑。由於一位幼年同伴雪爾文孔恩的指引，克利斯朵夫很快就受到巴黎時尚圈內的注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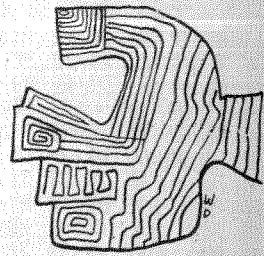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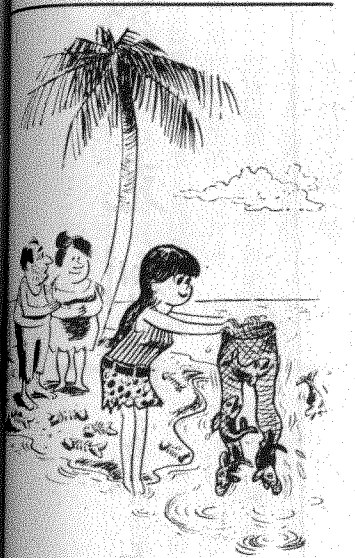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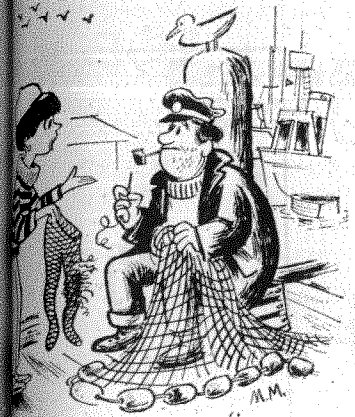
德法兩國交惡，戰爭危機日甚一日，克利斯朵夫用更高的興趣埋頭創作。在創作的歡樂之上再加上成功勝利的歡樂，榮譽的光芒是很溫暖的，窗子推開了，初春的氣息滲透了屋子……德法二國的交響樂隊都爭相邀請演奏，函件紛紛飛來，但在同時，他收到母親病危的信，他被召返德國送終。

在某一年五一勞動節的勞工示威遊行暴動中，克利斯朵夫捲入漩渦。因朋友的救助逃到瑞士，如同十年前一樣，他再度淪為亡命之徒。不幸，他在瑞士與恩人之妻阿娜墮入愛河。「因為人有所愛，所以才愛」，二人都有良知，但無法自拔。阿娜因欺騙善良的丈夫，自覺羞慚企圖自殺。克利斯朵夫終於抽慧劍，斬情絲，斷然離開了阿娜。在平凡的現實生活中，他最感到威脅的便是情慾那恐怖的破壞力，雖然他曾被誘惑而墮落，他會有過卑鄙低賤的沈淪；然而，他更有崇高聖潔的愛的昇華。克利斯朵夫從未失去對是非辨別與悔過自新的勇氣。

陷於愛和恨的矛盾中，克利斯朵夫悄悄地避開人們的耳目，隱匿於瑞士于拉山中一個孤獨的農家。在林木茂密條條的山林中，克利斯朵夫聽出神明的聲音在呼喚他。於是他蘇醒了，「他聽見生命底歌聲在胸中開始響亮，宛如泉水鳴語。俯在窗檻上，他看見昨日還是岑寂的樹林，如今在惠風煦日中洶湧作響，像海濤澎湃，抖動的枝條，向著明朗的天空，出神地伸出它們的手臂。溪水淨深，有如歡笑的鐘聲，生命方在其中回復過來，同時愛也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蘇醒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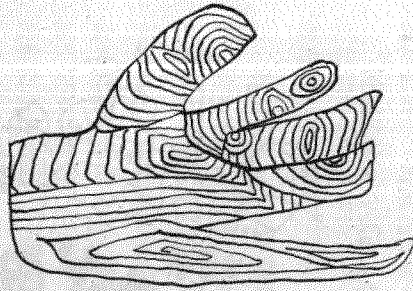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，克利斯朵夫遷居義大利，感染了羅馬古典文明的色彩，沈醉於地中海藍色的海天與多彩明媚的陽光裡。最後回到巴黎，他渡他的晚年。

克利斯朵夫至死未曾讓樂譜稿子離開手邊。臨終之際猶擲管寫下讚頌詩歌：「你必獲得重生，安息吧！如今天下一心，日與夜的微笑相互交溶。一切歸於和諧，堂堂的婚禮結合了愛與恨，我要讚美上蒼，歌頌生命！歌頌死亡！」（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林文通筆於外雙溪）



詩
夏

明
理



流在內心的詩泉，
是風伸長了手臂，
彈著悠悠揚揚的松濤！

流在內心的詩泉，
是迎擁顛簸的浪花，
傳播著深省昂奮的海韻！

流在內心的詩泉，
是一群倦鳥歸向黃昏之林，
歌讚著歸宿的神秘！

流在內心的詩泉，
是一截思潮，一截夢境，
在點燃追逐光明的烈焰！